

第一章 姊妹間的心機

入了夏，天漸漸熱起來，有知了在樹上叫個不停。許是初夏，知了並不算多，偶爾聽起來還別有一番趣味。

雅趣閣裡的幾個小廝早早的起來，將院裡的知了黏了個乾淨。今日前來的都是貴客，絲毫怠慢不得。

雅趣閣是洛城最大的戲院，光是常駐戲班就有數十個，凡有達官顯貴宴飲請戲班子，多是從雅趣閣請去。

前陣子八皇子滿月，皇上為嘉許惠妃娘娘，還特意宣他們去宮中唱戲呢。這樣的地方自不是尋常人家能去的，哪怕有錢也未必進得來。

陳茵茵低著頭，跟在六姊陳媛媛後面，進了正門，穿過長長的走廊，一路走到樓梯的入口。

今日來的都是熟面孔，王公侯伯家的女眷並小公子們，基本上來得差不多，然後便是如陳家這般的世家。即便茵茵對於大部分的人都沒見過，也能從穿著裝扮來推測一二。

貴人們都講究，行路之時並不交談，哪怕是遇見相熟之人，也只點頭示意。這樣多的人，行走間竟無一絲聲響，也是叫人歎為觀止。

尤其是那些貴女，綾羅綢緞，釵環玉翠，不論是頷首還是揚手，都能叫飾物互不相碰，實在厲害。

茵茵低頭瞧了瞧自己，腕上只戴一只翠玉鐲，裙邊也只是一枚用來壓裙角的玉珏。不是她不喜裝扮，而是壓根達不到其他人的程度，若她如她們那樣裝飾，走起路絕對變成鈴兒響叮噠。

雅間是早就已經分配好的，按照門楣高低分成了三六九等，又儘量將中間的差距拉小，以免惹哪位貴人不快，追究起來，麻煩的總是他們這些生意人。

陳家雖是洛城四家之首，但日漸衰頹，今日的雅間位置是不錯，對著戲臺，只是旁邊便是樓道，上下間難免有些擾人。

待坐定了，能隱約聽到旁邊的聲音，是在談論今日這齣戲。

「這《生死之戀》真叫人痛斷心腸，哪裡會有這樣的際遇，當真是可憐啊！」

「妳說會不會出現一位名醫，將那小姐治好？兩人便能雙宿雙飛。」

「依著庚戌先生前幾本的情況，怕是不會呢，庚戌先生是想叫咱們都傷心傷肝才對。」

她們論得熱火朝天，忽然有個聲音插進來。

「莫不是妳們還不曾看過話本的結局？我來說與妳們聽聽吧。」

只還沒說出來，便另有聲音打斷，說是不願聽，要自個兒看。

茵茵勾了勾唇，得虧不是在現代，不然那想要劇透者恐怕得被人詛咒死全家了。這齣《生死之戀》造勢造足了，戲曲、話本子的結局都藏著不出，光是今日這場結局戲就宣揚了一句有餘。

陳媛媛推了推她，附耳小聲道：「好似是忠勇伯府的女眷……」

忠勇伯府章家原是低門小戶，不過宮中出了個寵妃，身價自是水漲船高。去年惠

妃娘娘有孕，皇上便將章家封了伯爵，但這對於鐘鳴鼎食的勳貴人家來說自是萬分不屑的。

不論是論資排輩還是論功名，四家一個都沒封上伯爵，竟叫個靠裙帶關係的章家後來居上，如何不叫人氣惱。

茵茵微微一笑，八皇子滿月時，雅趣閣的戲班子唱的便是今日這齣《生死之戀》的結局，章家是惠妃娘娘母家，女眷們因此有幸提前看過，是以那說話之人並非真的想要劇透，不過是炫耀自家得寵罷了。

陳媛媛面上露出不屑與微惱，茵茵只假做懵懂的點頭，並不拆穿。

好戲開鑼，這班戲子模樣都不錯，男俊女美，一顰一笑、一舉一動都格外有風情，戲裡演繹的凄美愛情更是叫一眾貴婦貴女們心疼得淚水漣漣。

不用看，光是聽那抽泣的聲音就曉得她們是多麼為這一對有情人痛徹心腑。

茵茵沒與她們一道啜泣，只盯著臺上那對男女發呆，此刻女主角正躺在男主角懷中，摸著他的臉，要他發誓不許殉情。

這男主角選角有些失敗，太過陰柔，完全沒有宋承憲那般陽剛帥氣。茵茵兀自想著。

陳媛媛又推推她，「七妹，妳不覺得感動嗎？」

茵茵睨了她一眼，這個白蓮花庶姊的厲害她當然不是頭一回見識，明明沉浸在劇情的悲傷之中，竟然還能發現她沒傷心哭泣？

她彷彿才回過神，再抬頭，眼中已蓄滿淚，「六姊姊妳說什麼？」

坐在陳媛媛旁邊行五的陳穎婷噗嗤笑出了聲，「六妹妹真是的，七妹妹她一向含蓄，不表露在外，不過六妹妹看戲也能注意著七妹妹的動靜，可真是非同一般吶。」

陳媛媛牙關緊咬，到底忍了下來，只柔柔弱弱的笑了笑，「五姊姊說笑了。」

茵茵清楚，陳穎婷當然不是來幫她的，純粹是要陳媛媛難堪罷了。都不是什麼好相與的，若相較，陳媛媛好面子，待她還算溫和良善些。

戲臺上男女主雙雙歸西，臺下一片啜泣。

茵茵又略略抬眼，五妹尚好，六姊那梨花帶雨的模樣著實惹人憐吶。

不愧是原書女主，盛世白蓮花一朵，舉手投足之間，連她這個女人都不禁心動。

戲結束，人都還沒走。平日若想串門子都得下帖子邀約，這會兒眾人倒可直接相聚，不得常見的舊交密友、出嫁了的女兒外孫女，都可以瞧個夠。

陳家二房的三個女兒都還待字閨中，沒有婆家、娘家要往來，二夫人何氏便帶著嫡女陳穎婷往她娘家的席間去了。

何家亦是四家之一，就在相鄰的雅間。

陳媛媛與茵茵都是庶女，只枯坐著等。

這會兒人聲不絕於耳，多是談論剛結束的這齣戲，意猶未盡。

「大概過一陣子，《生死之戀》的最後一冊就會有了，我定要差丫鬟早早守著買。」

「已經瞧過傷心過，留著話本子還有什麼意思？我倒是想著，不曉得庚戌先生下一回會再出什麼本子。」

「這回的《生死之戀》太過傷感，我還是喜歡上次的《花仙子與鳳凰》，好歹是

個歡歡喜喜的結尾。」

「那有什麼好的，妳果真還是小女孩吶。」

她們嘰嘰喳喳地討論，陳媛媛按捺不住，又與茵茵咬耳朵，「七妹妹，那庚戌先生可真是了不得，聽聞他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壓根沒人見過他本人吶。」

茵茵心中高興，面上只蹙眉，「盡是些男女糾葛，有什麼好看的。」

陳媛媛滿意的笑了笑，軟聲說道：「六妹妹真是的，我們又不是那等不開化的人家。現下洛城上到八十歲老者，下到五六歲稚童，誰人不談論庚戌先生？他本就是寫那些情愛糾葛話本的，別說父親母親了，就是皇上都大加讚譽呢。」

茵茵呆滯片刻，這話她沒法接，只好岔開話題，「姊姊妳說，那庚戌先生連皇命都敢違背，到底是何方神聖啊？」

陳媛媛撐著腦袋想了半晌，「有才之人才敢如此，庚戌先生不是說了嗎，他面目可憎不得見人，恐驚擾聖視，又說他久居鄉間，不喜見人……不過，洛城是人人都想瞧一瞧這庚戌先生究竟是什麼樣兒的。」

她目中含水，柔情四溢。其實不只她，洛城的女子，哪一個看過庚戌先生話本子裡頭叫人窒息的情仇愛恨後，不是如此模樣？恨不得自個兒變成女主角，有那樣一個情比金堅的男人來疼愛。

情比金堅不是最要緊的，重要的是那男人身高位重，模樣俊朗，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，嫁給他便登上了人生巔峰，自然人人都喜歡。

茵茵假做不知，只埋頭吃著桌上的菜肴。今日雅趣閣特意請了醉霄樓的廚子，準備得細緻入微，連每一戶平日所喜的菜系都瞭解得一清二楚。

不過人人都沉浸在戲曲裡頭，無人如茵茵這般只顧著吃喝。

茵茵貪吃，那是因為平日沒得吃，而且醉霄樓的菜肴可不是她這種庶女能經常吃到的呢。

陳穎婷走進來便見著自家兩個妹妹，一個撐著臉蛋思春，一個像沒見過世面一般埋頭苦吃，她冷哼一聲，說道：「也不嫌丟人。」

陳媛媛回過神，低下頭，眼中蘊出一絲淚花，活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樣。

陳穎婷心中一陣氣悶，她清楚得很，自己從來都是陳媛媛的手下敗將，便只能衝著陳茵茵出氣，「陳茵茵，出門在外，妳也不注意些，沒得讓人看了笑話！」

茵茵抬頭看了她一眼，下意識的又嚼了幾下。許是貴女們平日閒得無聊，這會有了紛爭，左右相鄰的幾家女眷便都探頭探腦。

陳穎婷立刻端出一副長姊教育幼妹的姿態，「茵茵，在家中如何都沒關係，妳年紀小，我們便讓著些。可是出門在外妳還這副樣子，豈不是丟了咱們陳家的臉。」

茵茵抬眼，正瞧見樓道處有玄色衣角閃過，隱隱似有蟒紋圖案。她抿唇輕笑，好歹來這鬼地方兩年了，裝柔弱這種事本就是水到渠成。

只是怎麼裝也不如真柔弱好，身邊那位綠茶指數五顆星的白蓮花最是溫柔，這種情況下定會體恤她這個可憐的妹妹。

茵茵站起來，一副手足無措的模樣。

果不其然，她還不曾開口認錯，陳媛媛便起了身，將她擋在身後，柔聲說道：「五

姊姊莫要生氣了，這裡本就是自家雅間，七妹妹只是多吃了幾口，又沒做出不雅的姿態。她年幼，正在長身體，多吃些原是應該。」

陳穎婷氣得七竅生煙，年幼不過是說著好聽，她們姊妹三個相差不到一歲，難不成就陳茵茵一個人長身體？

陳媛媛說完回頭握住茵茵的手，「妳若喜歡吃，回頭姊姊買了讓妳回院裡吃，便無人會說妳的不是了。」

她狀似與茵茵說悄悄話，卻能叫附近的人全都聽到，活生生將陳穎婷襯托出個不喜幼妹的跋扈形象。

茵茵比陳媛媛還高小半顆頭，為了將自己隱藏得好好的，還得半屈著膝，面上卻是一派天真，感激的點頭，「六姊姊待茵茵最好啦。」

陳穎婷氣憤不過，才想要出口斥責，便聽何氏的聲音響起來——

「殿下萬安。」

何氏的語氣中帶著些許焦灼，眼瞧著親生女兒再次被家中庶女陷害，偏又無可奈何，只能怪女兒沉不住氣，可算丟了臉了。

古代人變臉的速度快得很，陳穎婷早就換成一副端莊持重的模樣，回頭與大家一起行禮問安。

茵茵躲在陳媛媛後面，心中盤算著，今日來參宴又能被稱為殿下的，估摸著就是三皇子了。

三皇子齊宸澤名氣極大，已經年滿十八，卻還只是皇子。並非皇上忘了給他封王建府，而是太喜歡他，索性留他在宮裡，還特意为他修建了一座玉明宮，與東宮比鄰。

朝中如今也是沸沸揚揚，太子庸碌，成年的皇子裡頭，也就這位三皇子最得皇上之心，隱隱有廢太子而立他的話語傳出。

三皇子身量高，眉目溫和，低沉的嗓音充滿磁性，好聽又帶著些許上位者的威嚴，「不必多禮，我不過是湊個熱鬧罷了，妳們繼續，不必管我。」

茵茵微微抬眉，瞧了瞧書中的男主，果真是貌若潘安，放到現代，比那一眾明星都要好看，明明溫潤如水，器宇軒昂，卻有種不怒自威的感覺。

她又瞧了瞧兩位姊姊，與旁邊站著的一眾洛城貴女，哪一個不是目光柔情似水，恨不得立時就拜倒在殿下的石榴裙——不對，褲——也不對，還是裙子下面。

原書到後來，皇位毫無例外是眼前這位帥氣的皇子得到，至於后位，第一世是端莊的五姊陳穎婷，第二世則是良善的六姊陳媛媛。當然，端莊與良善都是表面。反正一切都與她這個七妹無關，她當了兩世炮灰，著實淒涼。

茵茵是不受寵的庶女，頭一次見到三皇子，只偷偷端詳著，心中琢磨，若是想要翻身，抱緊這位的大腿最是方便，何況他如此帥氣，似乎不虧。

只是又細細想了一番，不可不可，雖則她容貌不錯，可到底只是個庶女，陳媛媛那一套她學不來。再加上一想到書中這位殿下不算其他側妃侍妾，光是與兩位姊姊親密接觸過，她就雞皮疙瘩起了一層。

還是算了，她老老實實當個米蟲，努力在祖父跟前表現，混個門當戶對的好前程

吧。

只聽陳穎婷端莊大氣的聲音響起，「是臣女在教育妹妹，倒叫殿下見笑了。」

陳媛媛立時也笑道：「姊姊教訓得是，是妹妹不好，回頭還請姊姊多教教。」

兩人一來一去，一副姊妹情深的樣子，將茵茵從中間抹了去。

這也不奇怪，若單論容貌，見過茵茵的都要稱讚一句九天仙女。這會兒兩位姊姊當真是一條心思，絕不願茵茵的容貌展露在三皇子面前。

只可惜天不遂人願，原本這種內宅姊妹紛爭，三皇子一向是不放在心上，也不曉得今日發了什麼瘋，竟開口說道：「一個教養幼妹，一個愛護幼妹，這幼妹倒是不错，且站出來叫我瞧瞧。」

姊妹三人臉色全都白了白，只是殿下發話，她們也不敢不從。

茵茵心道壞了壞了，若三皇子對她有半絲興趣，回到家後，兩個姊姊只怕是要將她生吞活剝了。尤其是陳穎婷，平日就看她不爽，若非她機靈，在陳媛媛面前裝膽小裝弱，讓這朵白蓮花展現自己的溫柔，護她一二，還不曉得要吃陳穎婷的多少虧。

她眼珠子一轉，動作間將一盤蒜蓉蝦球揮落到裙子上，蝦球骨碌碌滾了一地。

茵茵痛心疾首地輕呼，「啊！我的新裙子……」

陳媛媛反應最快，拉了茵茵一把，兩人雙雙低頭跪下。

「殿下恕罪，臣女妹妹年幼無知，衝撞殿下，實在不是故意为之。」

何氏見狀，也帶著陳穎婷跪下來求情。

三皇子蹙了蹙眉，真是個不知所謂的小丫頭，他瞬間失了興趣，揮揮袖子，帶著內侍與侍衛轉身走了。

何氏微鬆了口氣，回頭狠狠瞪了陳媛媛與陳茵茵一眼，這才起身理了理衣裳，帶著陳穎婷走了。

旁人還沒散去，陳媛媛伸手扶起茵茵，「七妹妹別擔心，有我在呢。」

陳茵茵扁了扁嘴巴，「這衣裳是才做的……」

陳媛媛笑道：「不就是一件衣裳，回頭我與爹爹說，不會短了妳的。」

這句話倒是簡單，只洛城貴人心中滿是彎彎繞繞，誰都明白裡頭的意思。何氏作為當家夫人，慣會苛責庶女，而陳媛媛雖也是庶女，在陳二老爺面前卻有分量得很，連原該何氏處理的內務，譬如衣裳的採買分配，她都能說上話。

陳媛媛彷彿未知，又輕聲問道：「七妹妹可還要吃些再走？」

茵茵真想好好給她鼓掌，前面剛說了嫡母嫡姊霸道，又來暗示自己這個庶妹貪吃無知。

但美食不可辜負，她惋惜的盯著地上的蝦球，又看了看桌上的吃食，「那我還吃點，姊姊要吃嗎？」

陳媛媛掩飾住眼神裡的不屑，說道：「我吃飽了，妳吃吧，我去外面瞧瞧，一會兒在馬車裡等妳。」

茵茵點點頭，裝作興奮的模樣，立刻坐下來舉起筷子大快朵頤。

等人都散去，她才放了筷子，摸摸肚皮，滿意的打了個飽嗝，又伸手取了顆芙蓉

球，慢條斯理的吃起來。

這餐點很是不錯，可惜時間久了，放冷了，沒那麼美味。

她剛滿十五歲，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容易餓。但這鬼地方的女孩子講究身形，且進食需得端莊，恨不得一粒米吃三分鐘，各個形銷骨立。

茵茵嘴裡嘟囔，哪怕穿越，穿到以胖為美的唐朝也好，非得到這什麼重生的書裡頭，還是個炮灰。

她眯著眼，兩年時間，她不僅抱上陳家最粗的大腿——祖父，而且在兩個姊姊的鬥法之間，她已經找到平衡，不會輕易受到波及了。

不過她目前遇到一個難辦的事，這時代女兒家的親事全都是爹娘說了算，她不像陳穎婷是嫡女，也不像陳媛媛有個得寵的生母，爹又不可靠，能指望的原本只有祖父，但她沒記錯的話，祖父的大限將至，明年開春就過世。可那時候她還沒滿十六，不到這個朝代慣常論親的時候。

想也無用，先過好現在吧。

茵茵站起來，走到雅間一側的銅鏡面前細細端詳了會。雖然雙環髻顯得稚嫩，但她這吃不胖的臉蛋，長得也太招人了些。

她伸手扯了扯鬢髮，讓髮髻稍顯凌亂，又將衣襟扯歪，這才滿意的點點頭。

可憐她明明是如花一般的年紀，原主長得又花容月貌，偏生得好好藏起來，太難了。

茵茵一路往外走，一路琢磨著，新書寫什麼呢？《香蜜》和《惡作劇》迴響都不錯，但是這本《藍色生死戀》似乎最是吸引人。所以這兒的人，也喜歡韓劇？

那不如……《我的表妹》？《來自星星的你》？

她出了門，壓根沒看到拐角處站著兩個男人，正好奇的打量她。

個子高一點的男人臉上稜角分明，俊美無雙，膚色稍深，濃眉斜飛入鬢，雙目深邃，鼻梁挺直，下方是一雙薄唇，此刻正勾向一邊，似笑非笑，又似洞悉一切。旁邊的男子眉目溫和，一看就是個翩翩貴公子，他的笑容亦是令人如沐春風，「殿下在看什麼？」

被稱殿下的男人勾勾唇，「那個丫頭挺有意思的。」

溫和男人眯了眯眼，「這是陳家的雅間。陳家這樣大的姑娘有四個，其中有兩個我見過，這個很顯然不是我見過的。」

那位殿下笑起來，「長風對陳家瞭解得很多嘛。」

長風乃是賀源的字，他搖搖手中的扇子，「殿下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我們賀家可是香餽餽，洛城哪一個世家不想拉攏我們？」他見對方興致盎然，又道：「若我沒猜錯，這姑娘是陳家二房最小的庶女，叫陳茵茵。之前不顯山露水，去年初才聽到她的消息，據說陳老太爺很是看重她。」

那位殿下不置可否的笑了笑，「不過一個庶女，內宅之中謀得生存，倒是不甚容易。」

賀源點點頭，「其實稍一推敲，這個庶女與殿下您的狀態倒有些相似。她生母因模樣好看，被陳二老爺瞧中納入府，可惜早早過世。陳二老爺不是個長情的，這

便將她忘在後頭……」

那位殿下眉眼狹長，似笑非笑地看著他，「你敢談論當今聖上，可真是不要命。」賀源「切」了一聲，繼續道：「她好像是前年不小心落了水，再後來就入了陳老太爺的眼，這才慢慢在洛城貴女中有了了一席之地。不過一個庶女，除了容貌出眾些，也沒旁的，所以想來她這一番心思也是白費。」

那位殿下挑了挑眉，「你又知她有別樣的心思了？也許只是想尋一方庇佑，未必就想登得高位。」

賀源點點頭，「殿下說得不錯，我聽聞前陣子陳老太爺身上好些，竟也出門走動，您可知是去哪家？」他瞧了瞧對方睥睨的目光，沒敢再賣關子，「是去祁家。」

那位殿下摩挲片刻下巴，「莫非是前年中了解元的那位少年才子？」

賀源忙點頭，「殿下心繫萬民，這些微末小事也知道得一清二楚。祁大少爺雖說家世寒微，但是個有骨氣的，鄒家有意拉攏，他大義凜然地拒絕了。」

賀源嘴上說大義凜然，意思分明是說他蠢。

如今洛城一片烏煙瘴氣，寒門學子想要出頭，除了找靠山別無他法。這不，那少年才子去年會試立刻就名落孫山，據傳考卷都不知道在哪裡，如今以舉人身分做個小官。

賀源繼續道：「陳老太爺不是個貪心的，估摸著是知道自己身子不行了，給小孫女鋪路。祁大少爺家世普通，低嫁過去也不會受委屈，若不然，只要他一命嗚呼，這姑娘只怕立時就能被親爹賣了。」

那位殿下靠著柱子勾著唇，彷彿能從重重疊疊的帷帳看到那早已消失不見的茵茵。

「有時候，容貌太盛也不是什麼好事。」

第二章 被罰關柴房

陳媛媛遠遠的看著陳茵茵走過來，娉娉婷婷，即便是孩子打扮的雙鬢，也掩不住那絕色容顏，身姿窈窕高聳，哪怕穿著寬鬆衣裙，行走間也能看出風流姿態。她自詡柔美好看，與七妹妹站在一處也不免落了下風，顯得寡淡許多。這兩年，七妹妹漸漸於人前露面，已經有些許風聲，說這洛城第一美人原該七妹妹才是。陳媛媛掩在裙襬下的手握緊了，若能毀了這等容貌，整個洛城便無人能與她相較了。即便不能毀了，也要想法子不讓她再顯露人前。

茵茵一副委屈的模樣走到陳媛媛身邊，「六姊姊，回頭嬾嬾怕是要罵我，這裙子……」

陳媛媛溫柔的握住她的手，「可惜妳身量太高，我的衣裳妳也穿不上，不然送妳幾件，嬾嬾定不會說妳什麼。」

茵茵只點點頭，「嬾嬾說，我一個女兒家長這麼高大粗壯，太不好看了……」

其實她並不算高大，粗壯更是不沾上邊，不過這樣說，陳媛媛果真開心不少。

洛城女兒家多半纖弱嬌小，陳茵茵可不就是鶴立雞群，不怎麼好看呢？

她絕口不提替陳茵茵做裙子的事情，茵茵也只當忘記了，拉著她絮絮叨叨，都是說那醉霄樓的菜多麼好吃，可惜她們桌上菜式太少云云。

陳媛媛面上溫和，彷彿真的很感興趣，很疼愛她一般，其實心中無比不屑，不就是一點飯食嗎？平日裡爹爹經常帶回來，也沒有特別味美，真是眼皮子淺小家子氣。

待回到家中，兩人都偷偷鬆了口氣，今日的戲算是演完了，可以卸下面具，回房去好生歇歇。

然而兩人才走進正廳，只見何氏坐在上首，一臉不耐煩，「妳倆跑哪兒去了？這麼晚才回來。」

茵茵做害怕狀，「是女兒不好，女兒貪吃，六姊姊等我就晚了些……」

陳穎婷譏諷出聲，「呵呵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咱們家不給妳吃、不給妳喝，日日苛待妳呢！」

茵茵在心中翻了個大白眼，她剛來的時候可不就是受了苛待，日日吃不飽穿不暖。若非她想法子被祖父注意到，這會子能不能活著還不知道呢。

何氏不想與她們多說，只招呼來兩個婆子，「將她們兩人捆到柴房關起來，晚膳不許她們進，哼，我倒要看看這個家到底誰做主！」

雖她說捆，嬤嬤到底不敢真的捆，只板著臉往兩人身邊一站。

陳媛媛一語不發，跟著嬤嬤就走。

茵茵心下好奇，依著陳媛媛的性子，即便吃虧也得明著吃，總要問個清楚明白才對，怎麼這會兒她什麼都沒問？

不止茵茵奇怪，連何氏也奇怪得很，難道陳媛媛變得聽話了？

等她們都出去了，陳穎婷按捺不住，拉任何氏的手便問：「娘，是不是真的？三皇子殿下真的要採選正妃了？」

何氏瞥了她一眼，不悅道：「妳看看妳，遇到事情這樣不沉著，難怪總是著了陳媛媛那個賤人的道！」

陳穎婷不高興的撇撇嘴，娘不也是，若不是生了二哥，只怕這輩子都被湯氏壓得死死的。

何氏心中詫異，自言自語，「不過今日也是奇怪，陳媛媛竟然一句話也沒反駁。」

陳穎婷忙道：「娘，如今弟弟出生了，爹爹哪裡還管那邊，陳媛媛再不乖些，往後日子不就跟陳茵茵一般無二了嗎？」

何氏滿意的摸摸肚皮，彷彿幼子還沒出來，仍在肚子裡一般，「婷兒，妳要聽娘的話，男人的寵愛如同過眼雲煙，算不得什麼，孩子才是最要緊的。妳看，我若沒有妳哥哥與弟弟，早就被湯氏生吞活剝了。」

陳穎婷點點頭，「娘，您說了這麼多回，我耳朵都起繭子了。」

何氏歎道：「妳呀妳，妳看看大房，沒個嫡出兒子，還不是沒出息——」

陳穎婷迫不及待地問道：「娘，宮裡到底是什麼意思啊？您且快說說！」

何氏瞪她一眼，「這些時日妳要萬分當心，學學妳六妹妹的心機。男人最喜歡女人溫柔似水了，妳處處要強，焉知將來——」

陳穎婷不耐煩，「娘，我是問您三皇子選妃的事情呢！」

何氏瞋她一眼，「著什麼急啊，妳姑母已經說了，咱們家尚未婚配的嫡女就剩下

妳一個，這三皇子選妃，妳的名字肯定在待選之列啊。」

陳穎婷回想三皇子俊美的容顏，臉色緋紅，彷彿馬上就可以入宮做皇子妃了。何氏及時打斷了她的幻想，「婷兒，妳要記住，妳是嫡女，身分與陳媛媛她們不同，不要整日與陳媛媛相比，她哪能比得過妳？妳現在的威脅是外面那些貴女，洛城公侯伯爵府家中的女兒那樣多，哪一個都是妳的對手啊！」

陳穎婷自信滿滿，「娘，您且放心，除了陳媛媛有個洛城第一美人的名號，整個洛城還有誰能與我相較？琴棋書畫，女紅女德，我哪一樣不出挑？就說容貌，只是不如陳媛媛柔弱罷了。」

何氏聽她說到容貌，不自覺又想到陳茵茵，那才是萬里挑一的好容貌呢！但只是個膽小的庶女，什麼都不會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又有什麼用？

她又細心叮囑，「不可掉以輕心，妳姑母從宮裡傳來一些消息，都是三皇子殿下平日喜歡的詞曲一類。妳多練練，過陣子在長公主舉辦的荷花宴上，妳一定要大放異彩，聽到了嗎？」

茵茵坐在柴房裡，兀自想著新書的情節。

關柴房這事兒是丟臉了些，但原主從小到大沒少被關，她穿越而來也早就習慣了。如今是初夏，凍不著悶不壞，除了肚皮受點委屈，也沒什麼，只是陳媛媛一向是金尊玉貴著長大，此刻竟然這樣淡定？

陳媛媛起身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呢喃道：「天黑了。」

難不成妳指望便宜爹來救咱們？茵茵心裡想著，嘴上忙說道：「六姊姊，早晨的時候，我聽到爹爹與祖父說，他今晚下回來了……」

陳媛媛略略詫異的看了看她，恍然大悟，「我說怎麼母親要選在這個時候關咱們，原來她早就知道爹爹不在，我們怎麼樣都得明早才能出去。」

茵茵做出害怕的模樣，「六姊姊，我們要在這裡過夜呀？」

陳媛媛好笑的拍拍她的頭，「不要緊，姊姊會保護妳的。」

茵茵見她這副樣子，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靠在一旁，「姊姊妳說，晚上冷，咱們沒有被子，會不會凍壞啊？」

她原是沒話找話，陳媛媛卻似乎當了真，竟四處搜尋出一張破舊的毯子，也不知道之前是蓋什麼的，有些髒亂，但她只皺著眉抖了抖便往身上蓋著。

等蓋好了，她才想起茵茵在一旁，忙問道：「茵茵，我也是怕凍病了，要不然咱們一起？」

茵茵心道這白蓮花真厲害，明明從小就沒寒酸到這般地步，竟然能坦然地將這破毯子蓋上，果真是死過一回的人，啥都不怕呢。

她裝出嫌棄的模樣，「才不要，那麼髒，我寧願生病……」

陳媛媛神祕的笑了笑，又安撫道：「有祖父在，即便生病了，也有大夫和良藥。」

她不再言語，悶頭睡過去了。

過沒多久茵茵也陷入沉睡，睡得迷迷糊糊之間，被外頭紛紛擾擾的聲音吵醒，她

覺得眼皮子甚是沉重，鼻子不通氣，腦袋隱隱作痛，想來是生病了。

她努力睜開眼，見陳媛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那毯子扔開，也不拍身上的灰塵，只瑟縮成一團，彷彿極其辛苦一般。

這時柴房門打開來，湯氏哭天喊地地衝進來，喊道：「媛媛！媛媛妳怎麼樣了？凍了一晚上，凍壞了吧？」

她不說還好，一說，茵茵覺得渾身發冷，抖抖索索，難受得更厲害了。

茵茵見著父親走進來，下意識想站起來，只是還沒站起來就一頭往陳媛媛身上栽去。

陳媛媛眼神一閃，輕呼一聲，卻完全沒有避開，任由茵茵摔在她身上，有些艱難道：「茵茵，茵茵妳怎麼樣了？」

茵茵頭暈腦脹，努力掀開眼皮，「我……沒事……」說罷，用力吸了吸鼻涕。

陳媛媛立刻淚流滿面，爬到父親跟前，「爹，您看看茵茵，本就身子弱，昨兒凍了一晚上，肯定會凍壞的……」

湯氏心疼得不行，「妳只記得茵茵，自個兒也是凍了一晚上啊。」

陳媛媛顫抖了會兒，又道：「我向來身子強健，茵茵可不同，而且祖父身子不好，若知道茵茵凍病了，肯定擔心壞了……」

陳二老爺陳勁松本不怎麼在意茵茵，聽了這話也著急起來，是啊，父親最疼茵茵，若是知道她無辜被凍病，肯定得氣壞的。

他當下上前摟住茵茵，問道：「茵茵，妳要不要緊？」

何氏氣不過，怒道：「老爺，您一早回來就被湯氏攏掇著不依不饒，可確實是她們兩個不懂事，我沒打板子也沒罰跪，不過關了一晚上罷了，這樣的天氣怎麼可能凍病，她分明是裝的！」

陳媛媛淚流滿面，握緊茵茵的手，抬頭問道：「母親，您要罰，女兒們絕無二話，不過罰也要有個理由，女兒想了一晚上，著實想不明白，女兒與妹妹到底錯在哪裡？」

何氏指著她「妳」了半天，怒道：「妳們丟人現眼，大庭廣眾之下起紛爭，傳出去都是我陳家管教不嚴！」

陳媛媛繼續問：「母親說我們起紛爭，那且說說是如何起的紛爭。茵茵自幼孤苦，除了祖父，也就我護著她一二，我如何會與她起紛爭？」

何氏氣急敗壞，她分明是故意的，昨日不分辯分毫，今日當著老爺的面，卻是咄咄逼人，非得她說明白。

何氏剛想開口，陳穎婷卻沒想那麼多，張口就來，「哼，昨日在雅趣閣，我教訓陳茵茵，妳偏要與我對抗。我娘什麼時候說妳倆起紛爭？明明是說我們倆！」

何氏拉扯不及，心道：壞了壞了，這個蠢女兒又中了陳媛媛的圈套，沒想到陳媛媛凍了一晚上竟還有這般心機，腦子轉得這樣快！

陳媛媛淒然一笑，輕拍茵茵道：「茵茵別怕，爹爹會給咱們請大夫的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陳勁松氣急敗壞，起身對著陳穎婷就是一巴掌，「妳還有臉說了妳！」

陳穎婷捂著臉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。

何氏心疼得不行，看著陳穎婷紅腫的臉，回頭劈頭蓋臉罵道：「你發什麼瘋啊，女兒家的面皮是多麼重要，馬上就……」

她本想說，馬上就要到三皇子選妃的時候了，長公主的荷花宴要到了，只是她及時止住話，若說漏了，老爺便知道她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要陳媛媛生病出不去。

陳勁松冷笑連連，「女兒家臉蛋重要，身體就不重要了？妳看看她倆，在柴房裡關一夜，妳也想得出來。旁人家的柴房都是用來關犯錯的丫鬟，妳竟然關自家女兒。」

何氏一時昏了頭，嚷道：「她倆若是不犯錯，好好待在家裡，我怎會處罰她們？」

陳勁松一把將茵茵抱起來，說道：「妳嫉妒成性，不堪為婦。難道只有婷兒是我女兒，媛媛和茵茵就不是嗎？庶女在妳眼裡就不是女兒嗎？何況春兒她是良妾，媛媛與婷兒沒什麼區別！」

何氏氣得顫抖，恨不得一棒子打在他頭上。

陳勁松繼續道：「既然是婷兒與媛媛起爭執，緣何只處罰媛媛？妳到底是如何教養女兒的？若是不會，便交給大嫂教養去。婷兒教訓茵茵，這事也好意思說出口？媛媛都知道愛護幼妹，便是茵茵有錯，回來處罰便是，非要在外人面前丟醜？」陳穎婷見狀不妙，也不敢哭了，與丫鬟們一道死勸活拉，總算將何氏拉走了。茵茵迷迷糊糊，被陳勁松一路抱到湯氏的院裡——不是他心疼茵茵，而是他不記得她的院子在哪裡。

有丫鬟侍著茵茵喝了水，她慢慢清醒了些，只聽到外間湯氏與父親正在說話。陳勁松怒道：「我不過一天不在家，她竟敢如此……」

湯氏低眉，「老爺寵妾身與媛媛，主母氣不過罰妾身便罷了，媛媛好歹也是千金小姐……」

他走來走去，又道：「我看她是仗著又生了兒子，以為我不敢罰她，真是不知所謂！」

她勸道：「只要老爺心中有咱們，妾身與媛媛受點委屈也沒什麼。就是茵茵如今病著，怕是老太爺那兒不好交代啊。」

陳勁松咬牙切齒，「這個何淼淼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！」

湯氏為躺椅上的陳媛媛換了個帕子，又柔聲道：「好在媛媛沒事，半個月後的荷花宴是能參加的。媛媛畢竟在洛城貴女中排得上名號，不去總不像話，只茵茵怕是不成了……」

他擺手，「她只是個庶女，在家好生休養便是了。這回荷花宴與往年不同，其實是為了三皇子選妃，茵茵是個庶女，去不去都一樣。」

她眼神一閃，「原來是為了三皇子選妃呀？那我們媛媛也不便出風頭了。」

他嗯了聲，走到陳媛媛身邊，「媛媛，我知道妳受委屈了，但是家族從來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。妳姊姊確實不對，可咱們家就剩她一個嫡女不曾婚配，這三皇子妃，我與薛家通過氣了，只要三皇子能看上妳姊姊，便勢在必得！」

陳媛媛微微點頭，「爹爹放心，女兒曉得輕重，到時候一定會想法子讓姊姊被三

皇子看中的。」

茵茵恍然大悟，書裡有這麼一段——第一世傻白甜陳媛媛聽了父親的話，將心愛的三皇子拱手讓給陳穎婷，卻被那陳穎婷陷害，許配給讓人害怕的反派 BOSS 四皇子，因害怕而投繯自盡。第二世陳媛媛絕地反擊，在荷花宴上大放異彩，不愧她洛城第一美人的稱號，成功得到三皇子的心。

根據她穿越過來的種種看來，這是第二世，陳媛媛要絕地反擊了。嘿嘿，不關她的事兒，她只消努力保命，等便宜姊姊倆分出勝負，她也該嫁人了。

祖父啊祖父，您可要早些盤算，讓我嫁個平凡普通的人就好了。只要嫁得普通，不論哪個姊姊做了皇后，都不會覺得她礙事，還多半礙著是自家姊妹，會照拂一二。

嗯，想想這樣的日子就高興得很。

第三章 遺落在外的哥哥

茵茵這一病就是半個月，等病好了，六月初的荷花宴也要開始了。

何氏說她身子虛，不去也罷，所幸她也不想去，只窩在祖父書房裡，在小書桌上臨摹新得的帖子。

陳老太爺端坐在書桌前畫畫，祖孫倆一畫一寫便是一晌午，待得隨從進來，問是否要傳膳，兩人方回過神。

常伯見兩人都是昂起頭、伸展手臂的模樣，不由得嘿嘿笑起來，「老太爺，您瞧瞧，七姑娘真是與您一模一樣，連這伸懶腰的姿勢都一樣呢。」

茵茵含笑上前挽住祖父的胳膊，撒嬌賣癡，博他一笑。

陳老太爺摸摸茵茵的腦袋，說道：「咱們陳家上下，不論兒子女兒、孫子孫女，就茵茵一個丫頭性情與我最像，可惜可惜……」

茵茵心知他的意思，是可惜自己不是個男兒。其實她也不大懂，祖父明明是個睿智之人，怎的能生出父輩這三個奇葩出來？更別提她這一輩的兩個哥哥了。

茵茵上前去扶他，心中很好奇，雖說是腿疾不良於行，但至多不過是陰雨天會酸痛，如今年歲大了才蹣跚不好行走，何至於那樣早便致仕歸家？

陳老太爺微眯著眼，歎氣道：「年紀大了，見著這樣的陽光還有些不適應。」

茵茵指著走廊邊，「可以讓人掛上紗幔，既不會暗沉，也不會刺眼。」

陳老太爺一笑，「算了，待死後長眠，哪有這樣的陽光可以瞧？」

茵茵與常伯皆是斥他不該胡說，然而他也不甚在意，與茵茵一道往小廳去了。

剛到小廳，趙管家走過來說道：「老太爺，祁家少爺求見。」

陳老太爺眼神微閃，「這個時辰求見？」

趙管家有些難堪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今晨便來了，可……可二房出了點事，都在門房鬧，倒將祁大少爺給、給……耽擱了……」他汗珠子往下滾，說是耽擱了，分明就是忙亂，將祁大少爺忘了。

茵茵暗暗揣測，這祁家想來不是什麼高門大戶，一則沒聽過，二則門房上的人敢這般怠慢，嘖嘖嘖……倒不知是來尋祖父做什麼。

陳老太爺臉色微怒，抬眼看了看一臉不知的茵茵，壓著心中怒氣，「門房竟是這

般做事的？回頭喊老二過來，我倒要看看，祁家與我陳家乃世交，是誰人敢怠慢的！」

趙管家是主持中饋的何氏尋的人，陳老太爺深居簡出，從前並不在意，這回當真是惹他發怒了。

趙管家叫苦不迭，只告罪求饒。

陳老太爺又問：「外頭發生何事，叫你們一個兩個昏了頭？」

趙管家支吾道：「無……無甚大事，奴才已安頓妥帖……無須老太爺操心。」

陳老太爺心道不敢讓他知曉的，估摸著又是哪個兒子孫子喝酒喝糊了腦子，調戲良家婦，或是被人做局輸了銀錢。

管家不想說，他還不想聽呢！

陳老太爺身子不強健，生了氣便氣不順，不住的咳嗽。

茵茵急忙給他端水順氣，心中卻如祖父一般想，十有八九，不是爹爹就是二哥惹事了。

她這一思索，忘了退去，祁大少爺走進來時候，又來不及迴避，只一抬頭，兩人相對，都嚇了一大跳。

茵茵穿越過來有兩年了，尋常總是被教導著不可見外男，不能與男子對視，更何況除了祖父和一年到頭只能見個幾回的父親、二哥，也沒有旁的男人叫她瞧見。哪怕是極少出門的時候，見了外男也都是低頭，哪敢大刺刺地直視對方。

陳老太爺緩過來，擺擺手說道：「你來了，倒是我管家不嚴，出了這等岔子，讓你看笑話了。」

祁大少爺只當老太爺是說外面的事，旁人家的私事，哪怕不齒也不好明說，便拱手行禮，「陳老太爺言重了，小生無事，多待片刻也是應當。」

茵茵乖巧的行了禮，又對陳老太爺說道：「祖父，孫女先行告退。」

陳老太爺擺擺手，「罷了，都這個點了，妳大病剛癒，且坐著用膳吧。來人，給祁家少爺傳膳。」

茵茵心中忐忑，這裡別說與外男，除了年節，便是與父兄同桌而食，也只有那小門小戶做得出來，陳家這樣的家世是決計不允的。她與祁公子認都不認識，祖父這是怎了？

她不由得微微抬眼，悄悄打量祁家公子，細眉彎眼，唇紅齒白，比尋常女孩子都要好看幾分，好一個玉面少年。

她心中突突狂跳，這種小奶狗雖不是她的菜，但瞧他年歲，估摸著是祖父給自己瞧中的丈夫，只是不曉得家世人品如何。

果不其然，待他們坐定，陳老太爺才介紹，「茵茵啊，祁家老太爺原是我舊友，不過比我早走了些年。這位是祁家長孫，祁晉賢。晉賢，這位是我第七個孫女，茵茵。」

兩人忙又站起身，互相見禮。

祁晉賢用餘光打量茵茵，見她貌美如花，一舉一動又有一股天真單純之感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這簡直是天上仙女下凡塵。

又想到將來她將會是自己的夫人，更是面色潮紅，一時間竟暈頭轉向，不是將筷子往茶杯裡伸，就是將漱口水一口喝了。

陳老太爺見狀心下稍安，年輕不諳世事倒也正常，這祁晉賢顯然是瞧中了茵茵的。他沒明著說，只與那祁晉賢談詩論賦，間或說些官場沉浮之事。

祁晉賢頗有些痛心疾首，「先帝創下如此太平盛世，可惜貪官橫行，拉幫結派，卻是置江山社稷與不顧。小生不才，略能論一論今古，奈何上位者似並不看重學識才華，一味想收人做己用，若有半句不順耳，恨不得一網打盡……」

陳老太爺應道：「若你看，當如何？」

祁晉賢道：「自不能只聽一家之言，否則指鹿為馬的過往，豈不是成了如今？」

茵茵聽來聽去，倒覺得這祁大少爺和表面表現得不太一樣，分明是個憤青嘛！不過年輕人多少都有些憤世嫉俗，長大了就好了。而且憤青多忠義，愛國愛家，是大好兒郎，正合她意。

她有些急不可耐，很想聽聽祁家家世家風到底是什麼樣子，畢竟穿越到古代，得守古代的規矩，嫁過去總得跟公婆、小姑子小叔子相處。

可祁晉賢說起來沒完沒了，膳食用完，又上茶案。

茵茵耐著性子為兩人烹茶，只聽陳老太爺彷彿回到壯年，心懷大志，恨不得立時與祁晉賢擊掌為盟，好生幹一番大事業。

也不知說了幾許，祁晉賢小心翼翼地提出告辭，又忍不住規勸兩句，「老太爺，小生在廊廳相候之時，隱隱聽了貴府之事。原本小生不該駐足，但這事沸沸揚揚，怕是於貴府名譽有礙呀……」

說完準備離去，他卻想偷眼再瞧瞧茵茵，又做出一本正經的模樣。

茵茵亦是做害羞狀，愣生生又耽擱些許。

待隨從將祁晉賢送走，陳老太爺才挑了挑眉喚來常伯，「今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？」

常伯躊躇片刻，「老太爺，是二老爺的外室子尋進門來了。」

見到來人，茵茵嘴角一抽，還以為是多了個弟弟，沒料到竟是多了哥哥。

堂中跪著的這個哥哥，與何氏所出的二哥年歲相當，算起來是行三，不過臉頰瘦削，眼神陰鷲，看著便知吃了不少的苦。此刻他臉上還帶著新傷，顯然是上午被人打的。

茵茵斜眼看了看趙管家，趙管家平日不會去在意她的目光，但今日做賊心虛，只覺得她這一眼是替那雙眼緊閉、誰也不看的老太爺瞧的。

他笑得比哭還難看，欲蓋彌彰地解釋，「奴才只是命人將他……將這位冒充少爺的人給驅走，並不曾讓人動手……」

茵茵蹙眉繼續看這人，原書中好似沒有這一號人物啊。不過在原書中，她早就死了，祖父自然沒有為了這個沒了娘的庶女親自奔波婚事一事，故而也沒遇著父親的外室子這檔事。

既然敢來認親，來歷想必是禁得起考驗的，不過這人看樣子並不像那等想要攀高枝的，怎麼如今會找上門來，而且他娘又去了哪裡？

常伯見陳老太爺手指頭動了動，咳嗽一聲，開口問：「你是何人，叫什麼名字，多大了？」

那男子抿了抿唇，腰背挺得更直，語氣鏗鏘，「我叫陳希，今年十九歲。我娘姓林，單名一個秀字，原是西山荷香縣林家鎮林秀才之女。我外祖父只有我娘一個女兒，二十年前，陳勁松以行商之名娶我娘為妻，生下了我。」

陳老太爺抬眼看了看他，他不似陳家上下那副文質彬彬的模樣，反而帶著些粗獷，只是眉眼與勁松年輕時倒頗有幾分相似。

陳希從懷中掏出一卷絹書，恭敬的舉起來。

趙管家上前欲取，陳希忙往後一縮，是不肯給他的意思。

常伯便上前行禮，「奴才乃老太爺貼身侍從。」

陳希便又恭敬的將那絹書遞上去。

趙管家無聲的磨磨牙，這個刺頭果真不怎麼好惹。

陳老太爺拆開一瞧，是一卷婚書，這婚書邊角已被磨得很舊了，想是被人日日端詳細看。現下被重新裝裱過，上面有陳勁松與林秀的親筆簽字，還有二十年前官府的壓印紋樣，做不得假。

陳老太爺摩挲著上頭二兒子的字，長歎一口氣，不說旁的，就說這陳勁松三個字，確實是二兒子的親筆無誤啊。

他眯了眯眼，「你繼續說。」

陳希又道：「陳勁松說，等他安頓好就接我們母子兩人回洛城，但這一走便是十七年，十七年杳無音訊。」

茵茵恨不得將一雙眼瞪穿了，她寫那些話本子，劇情都是從現代的電視劇裡抄的，可眼前這一幕真真的就是紫薇上京尋父呀。

陳老太爺問：「既然他走了十七年，為何之前你們母子兩人不曾來尋，現下才來？」

陳希眼中閃現一絲憎惡，彷彿壓著怒氣，緩緩道：「我娘自有她的傲氣，陳家瞧不上她身分低微，她又何須自找沒趣……我十三歲那年，外祖父過世後，娘親整日失魂落魄，形銷骨立，確實也來尋過……」

他有些說不下去，深吸幾口氣，方繼續道：「我娘設想過無數回，給他找了無數藉口，以為是家世太高，不得迎她回府，又早做好準備，他那樣的人家，沒有我娘，怕是也會再娶妻生子……只是萬萬沒想到，來了洛城方打聽到，他不只是娶妻生子，在我娘之前，他已然有了妻室……」

茵茵心中暗歎，這就是古代的不好之處，兩地之間不互通，男人這裡成個親，換個地方再成親也沒人知曉。也難怪古代講究知根知底，講究門當戶對，不然如林秀一般，豈不是吃了啞巴虧？

她那便宜老爹放到現代去，還得背上個重婚罪，可惜在古代，男人都是沒錯的。陳希平復了心緒，繼續道：「那以後，我娘的身子便一日不如一日，是為了我苦撐了六年。我知她這一世心心念念的便是陳勁松，便想在她過世前圓一圓她那殘

夢……」

陳老太爺問道：「你娘何在？」

陳希沉默許久，「昨日，我娘過世了。」

沒想到還是沒趕上……茵茵眼中露出悲憫，更是哀歎這世道對女人的不公，忍不住小聲說道：「三哥節哀。」

陳希詫異的抬眼看了看茵茵，又低頭不曾做聲。

陳老太爺亦唏噓，「來晚了一步。」

陳希卻搖搖頭，「並不曾晚，我前日便來到洛城，與我娘來到陳府，可惜我們整整等了一天，等來的只是驅趕。我娘長途跋涉已是不易，又以為陳勁松不認她了，絕望之餘咳血而亡。」

他說得簡單，可若他當真不在意，今日便也不會在府前長跪，鬧得沸沸揚揚了。陳老太爺抬眼看了看趙管家，趙管家瞬間冷汗直冒，跪在地上，抖抖索索不敢說話。

常伯見著陳老太爺的怒容，忙問：「這事，二老爺可知？」

趙管家支吾半天，「不知……」

常伯冷笑一聲，「誰給你的狗膽做主？」

趙管家支撐不住，磕頭不迭，「老太爺饒命，饒命啊！奴才以為只是個打秋風的……以為只是、只是來騙人的……」

茵茵心中微歎，自從祖父讓從前的老管家回老家養老之後，主理中饋的何氏便將這出了不曉得多少服的表親弄過來做管家，既然是何氏的人，當然聽何氏的話囉。陳希母子出現的事對何氏與二哥不利，趙管家當然會想法子解決掉，估摸著裡頭還有何氏的手筆。他還算識相，若這回攀咬出何氏，那可真是不好收場。

茵茵適時問道：「三哥身上似乎受傷不輕啊？」

陳希應道：「多謝這位妹妹關懷，本來路途疲累，加之這兩日東躲西藏，仗著年輕，跟著鎮上鏢師學了兩招，算是逃過一劫。」

陳老太爺眼眸微眯，且不說面前這人是不是陳家子，便是普通人，這樣躲過暗殺，倒是厲害。

他情緒波動，又是一連串的咳嗽，驚得茵茵與常伯又給他撫背順氣。

常伯勸道：「老太爺如今身子不如從前，便是不顧及自己，也要替七姑娘想一想啊。不如奴才將少爺安頓好，一切等二老爺回來再論？」

話音剛落，便見陳勁松急急忙忙走進來。

他瞧見趙管家跪在地上，也沒什麼表示，只行禮說道：「父親，兒子聽聞有些不利的流言，這便立時趕回來了。」

陳老太爺見了他，滿腔的怒氣方有了發洩之處，也不顧茵茵在場，只讓常伯扶著，快步走到陳勁松跟前，一腳往他心窩踹去。

陳勁松完全沒有反應過來，硬生生受了這一腳，一下子栽倒在地上，不敢猶豫，立時便跪好，上前抱住父親的腿哭道：「父親，父親，兒子有錯，您打兒罰兒便是了，千萬莫要動怒啊……」

陳老太爺將那絹書往他身上一扔，「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陳勁松將絹書打開一瞧，臉色立刻大變，卻只垂頭喪氣，不敢作聲。

茵茵見狀不由得更鄙視，敢做不敢當也就算了，兒子都到跟前來了，他都不敢看一眼。

陳老太爺指著陳希道：「既然是你兒，你且去瞧瞧他吧。」

陳勁松抬眼看了看陳希，點頭說道：「父親，確是我兒沒錯。當年、當年我在外……便是他娘服侍我多年，就是那時候誕下希兒的……」

陳老太爺冷笑連連，「勁松啊勁松，當年你是為了什麼事兒才被發配去西山的？原以為經過四五年的磨礪，讓你沉穩許多，沒想到你竟然是去風流快活！養外室，陳勁松，你竟敢養外室，我們陳家的臉都被你丟光了！」

茵茵心中琢磨，說是發配，估摸著是流放吧。算算年歲，正是祖父致仕那些年，看樣子祖父的致仕跟爹爹逃不脫關係。

陳勁松唯唯諾諾，半晌才說道：「父親，您要幫幫兒子啊！希兒是兒子的血脈，但是何淼淼她……何淼淼她絕不會同意希兒入府的，父親！」

陳老太爺靠在椅上半晌，側頭問茵茵，「茵茵，這事，妳說怎麼辦？」

茵茵一愣，反應過來，祖父是想讓她站在何氏的角度處理好這一樁醜事，畢竟將來她也是要出嫁為人婦的，可是這樣的事情她怎麼會處理？若她是何氏，平白多了這麼個外室子，她也是絕不願意的啊。

她躊躇片刻後說道：「我見三哥此次前來，並非是想要認祖歸宗這樣簡單，祖父、父親，不如聽聽三哥所求，再行論斷？」

陳勁松一愣，皺眉說道：「不是為了認祖歸宗，他怎麼會來？更何況他本就是我陳家子，當然要認祖歸宗了。」

陳希磕頭說道：「老太爺，老爺，我無意認祖歸宗，此次是為我娘而來。我娘乃老爺明媒正娶的妻室，我知道老爺已有正妻，只望老爺能以平妻之位，將我娘……」

茵茵看了看他，倒是乖覺，便宜爹沒來的時候，他喊的是陳勁松，這會兒倒知道喊老爺。

陳勁松勃然大怒，將絹書往地上一擲，「你這孩子怎麼這般不懂事？你娘不過是個鄉野村婦，怎配我堂堂陳家嫡子的身分？是她讓你來的？你們分明是覬覦我家門楣高深，榮華富貴吧！」

陳希十分愠怒，抿唇說道：「既看不上我娘鄉野村婦，何必明媒正娶拜堂成親？這婚書白紙黑字，可半分做不得假。當初說的是無父母宗族，將我外祖父與母親騙了過去，如今卻是翻臉不認了？」

陳勁松更是怒道：「豎子無狀！」

陳希只冷淡一笑，又對陳老太爺磕頭道：「我自幼與娘相依為命，如今所為，只為完成娘親的遺願罷了。此絹書我是看都不願看一眼，若非娘親，我寧願將絹書損毀！」

陳勁松氣結半晌，回過神問道：「什麼？遺願？你是說秀娘她、她……」

陳希也不理會，只將地上的絹書撿起，細細捲好收入懷中，「老太爺，我娘之靈位若不得入府，我自當不能為陳家子。林希這便告辭，從此別過！」

他語氣決然，並沒有絲毫以退為進之意，讓人一瞧便曉得他根本不喜歡陳家，若非為了他娘，怕是陳府他都不願踏入一步。

只茵茵如遭雷劈，林希？林希林希，原書中確實有這麼一號人物，年歲輕輕就當上了征西將軍，但這位征西將軍卻是個實打實的反派，是大魔王四皇子的左膀右臂啊！

Crescent Family